

5月18日,卡恩在牢里

性也能上瘾

卡恩之流究竟是道德的“罪人”还是生理的“病人”？

“

老虎伍兹的性丑闻曝光后,有一打女子声称曾与之发生性关系。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绯闻不断,更因为和未成年少女的不正当关系而受到起诉。最近,曝出性丑闻的名人名单上又增加了两个名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现在叫他前总裁了)斯特劳斯-卡恩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著名好莱坞影星施瓦辛格。这些曝出性丑闻的名人有两个共同点: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属成功人士;二、曝出性丑闻并非“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是“一贯好色”,卡恩就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施瓦辛格更是被指有太多女人,曝光的就有13个。

丑闻曝光后,人们大多站在道德的高度对这些“事主”进行批判,并将他们的丑闻与他们的地位、金钱和权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典型的道德败坏,是权色交易或钱色交易,是“雄性动物”们在有钱有势之后“本能地变坏”。

但却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也可能是一种病,一种叫做“性瘾”的病,病症类似于吸毒上瘾者。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正在辩论是否将“性瘾”列入《精神障碍的诊断与统计指南》。过度沉迷性行为究竟是生理问题还是道德问题?科学家们也无法定论。就在医学专家也不知道该如何戒除这一恶习的时候,已经有众多类似戒酒会的私营机构开始接收“性瘾”患者,求助者络绎不绝。

漫长的“色鬼”名单

瘾君子之间在试图戒瘾的瘾君子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掩盖自己的行为,而后者对此喋喋不休。自我启示是康复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如果这个滔滔不绝的人恰巧是一名“性瘾”患者,无法避免会让周围的人觉得尴尬。

59岁的尼尔·梅林科维奇是一名生活教练兼作家和前模特,参加“性瘾”无名会已有20年。他对《时代》周刊记者讲述了1987年的一次疯狂举动。在去洛杉矶机场接女友的路上,他中途拐了个弯召了个妓。完事后,他发现自己身上好像留下了口红印,其实是妓女口腔出血。他去加油站厕所把自己收拾干净后,到机场接回了女友,欲壑难填的他,到家后又立刻和女友在他家的大床上发生了关系,而在几天前,他在同一张床上招待了3个不同的女人。这个男人到底是秉性恶劣还是有生理疾病?近来,这个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最为著名的一次事件是,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承认对妻子不忠,竟然先后有一打女人声称曾经和他发生性关系,丑闻曝光后,伍兹开始接受戒除“性瘾”治疗。不久前,好莱坞著名的浪荡公子查理·辛决定寻求专业帮助,以控制他那无法

法控制的欲望,其中包括喜好色情片女星的陪伴。今年年初,共和党议员克里斯托夫·李正在给一名网上结识的女子发送一张他自己的赤裸上身照片时被抓个正着,最后被迫辞职。还有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这个世界闻名的老色鬼因为与未成年人的性交易面临审判。最近,这一长串名单中又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和银幕“硬汉”施瓦辛格。所有这些例子的严重性或影响范围不同,但都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男人不惜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也要满足他们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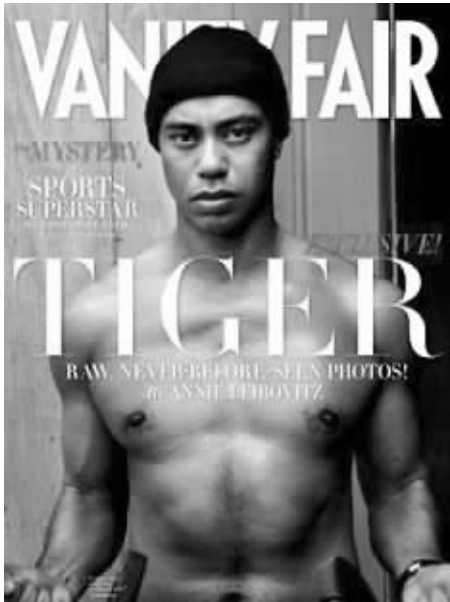
“性瘾”是一种病吗

就上瘾这个问题而言,道德和疾病之间的界限一直就很模糊。仅仅在过去的25年,我们才开始认为过度强烈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可能是疾病。1983年,当梅林科维奇不断背叛他当时的妻子的时候,明尼苏达的海瑟顿基金会出版了一本书:《走出阴影:理解性瘾》。这本书今天依然在出版。它帮助开创了“性瘾”戒除治疗领域。书的作者帕特里克·卡尼斯现在是“性瘾”康复机构“温柔路径”的执行总裁,老虎伍兹去年参加了该机构在密西西比州海蒂

斯伯格设立的“性瘾”康复课程。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正在辩论是否将“性瘾”列入《精神障碍的诊断与统计指南》。只不过“性瘾”被APA称为“性欲过度障碍”。如果将其列入诊断指南,无疑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看法。几年前,比尔·克林顿的出轨行为还被认为是道德缺陷或是一个巨大的笑话,根本没有人考虑过这可能是一种疾病。

APA如果承认“性瘾”是一种疾病,将开辟一个新的财源滚滚的医疗市场。一些妻子将强迫沉迷于网络色情的丈夫接受治疗。那些不断欺骗妻子的丈夫将不再认为是放荡的坏蛋,而会以病人自居。这一切已经发生了。自从老虎伍兹给“性瘾”一词做广告后,为酗酒者和吸毒者设立的康复机构开始接到大量关于戒除“性瘾”的询问。私营公司“行为健康要素”在全美各地经营着多家高价康复中心(包括加州马利布一家风景如画的专门接待名人的戒毒戒酒中心)最近收购了洛杉矶“性瘾”戒除中心“康复研究所”,该中心2010年的收入增长了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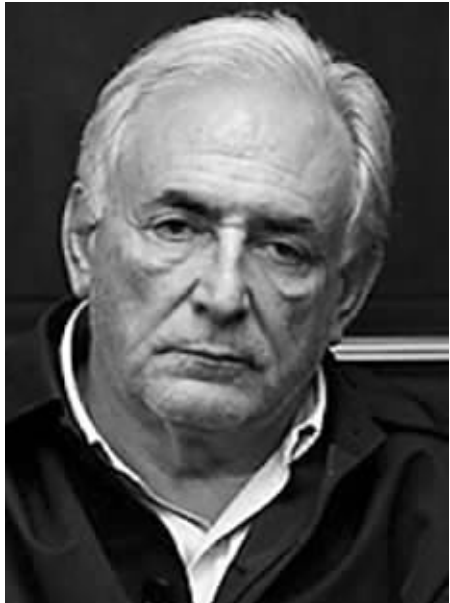
但是,是否将“性瘾”划归疾病范畴依然值得讨论。在20世纪,我们认为改变了对酗酒的看法:从前酗酒被认为是道德软弱的表现,后来逐渐被视为一种疾病,很大程度上因人的基因



老虎伍兹



贝卢斯科尼



卡恩



施瓦辛格

所决定。那么性欲过度是否真的只是一种生物化学的偶然?

上世纪60年代,“性瘾”一词出现在公众视线中。1964年,阿尔伯特·艾利斯(20世纪末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和爱德华·萨格因(帮助掀起同性恋权利运动的社会学家,本身是一位隐藏多年的同性恋者)共同出版了一本书:《色情狂:对性欲过度者的研究》。从此,“色情狂”成为放荡女子的代名词。受该书启发,1975年,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托勃又发明了和色情狂对应的词“唐璜症”,用来形容性生活混乱的男人。

今天,支持将“性瘾”列为疾病的一派,对“性欲过度障碍”的定义是,花太多时间购买妓女的服务或手淫,导致工作或生活受到干扰。从诊断表现看,在焦虑、压抑、压力很大时,反复沉迷于性行为是可能患上“性瘾”的重要警示。

每周7次算“性瘾”?

但是,说到性,什么程度算太多?“性欲过度障碍”的诊断并没有对手淫和性交加以区别。然而,很多研究显示,和固定伴侣经常性交(每天超过一次)是恩爱的表现。那么当什么时候,健康关系中的伴侣变得过度沉迷性事,什么才算性冷淡?

上世纪40年代末,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领导的性学研究小组声称,只有3%的大学年龄男子报告每周“性欲释放”次数超过7次。“性欲释放”是研究者对性高潮次数的委婉说法。虽然金赛的数据存在重大缺陷,他采用了大量自选样本,其中包括不少监狱囚犯,但每周7次性高潮依然被很多专家视为判断依据。在2009年11月发表的名为《性行为档案》的论文中,哈佛医学院教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性心理障碍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马丁·卡夫卡博士提出,15岁以上男子,每周性高潮达到或超过7次,连续6个月则可以界定为“性欲过度”。可是,根据卡夫卡的定义,几乎每个男性一生中都会有一个时期患有“性瘾”。这个时期叫做高中。

卡夫卡还报告,普通男性声称每周平均3次性高潮,但是,这个数据很可能失实,一些人倾向夸大其辞,而另一些人则会故意缩小数字。因此,真正的平均数无从知晓。关于女性性行为习惯的数据则更加稀少。

没人知道怎么治“性瘾”

由于“性瘾”的定义尚不清楚,因此无从知道到底有多少“性瘾”患者,专家们有时采用金赛的数据,估计他们占人口总量的3%至10%。这个范围实在太宽,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我们知道,网络色情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导致了很多人的不健康行为和极端欲望,他们需要一个解决治疗的办法。

这些人的不幸对心理学家提出了挑战,专家们依然不知道该如何帮助那些自称“性瘾”患者的人。过去半个世纪,海瑟顿基金会、戒酒无名会和众多反药物滥用机构将戒除三类习(酗酒、吸毒等)的标准界定为,100%的节制,断绝欲望。但是,繁殖后代的欲望根植在我们的DNA中。绝对断绝性欲是不可能的,但通常不太现实。正如“性瘾”患者梅林科维奇所说,“戒酒可以把酒瓶塞上,但你无法把性瘾关掉。”

“性瘾”是特殊的,只能抑制缓解,不能根除,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对付它(这有些类似戒除该恶习的可靠方法:是有一个阻止性交的可靠方法:

可以通过服用抗激素,达到“化学阉割”的效果。但由于这样做有很大副作用(比如男性变得女性化),因此只推荐给顽固的性犯罪者使用。至于那些购买了太多成人影片的人显然不能和对儿童实施性侵害的人同等对待。

那么,对于那些花了上千美元购买色情片,每周见6次妓女的人应该怎么办?据性康复研究所的罗伯特·魏斯说,症状严重的患者必须进入无法接触色情内容和性工作者的专门机构,他们从个人和小组治疗开始,依靠专门设计的认知-行为模式,帮助患者找到其他更有意义的活动。但是,魏斯也承认,没有简单的方法教导“性瘾”患者拥有健康的浪漫关系。

一些机构借此发财

我们对“性瘾”了解的局限并没有阻止一些机构靠着这个新兴的市场大发横财。密西西比州的“温柔路径”(老虎伍兹入住的那家机构)、加州马利布的“承诺”(布兰妮·斯皮尔斯和查理·辛据说曾在这里寻求帮助)、加州拉霍亚的A To N等最顶级的康复机构每天的住院费可能高达2000美元,而且至少必须待上一周。15年前,这些机构根本不存在“性瘾”康复计划。

模仿戒酒无名会模式的社区互助会议也逐渐流行。梅林科维奇不仅曾在“承诺”康复中心接受住院治疗,他还是洛杉矶地区“性瘾”无名会(SAA)的会议主持人。SAA是美国4大“12步戒除“性瘾”组织”之一。这4个组织每年要接待500万至1000万美国人。SAA休斯敦国际总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在过去7年里,他们的组织以每年10%的速度成长。上世纪70年代末,一群男子在明尼苏达州创办了SAA,现在,该机构每周在全球举办约1200次会议。其中90%的会议在美国境内。这位SAA官员说,在阿根廷、南非、英国等其他国家也有SAA的定期会议。

梅林科维奇主持的SAA会议每个工作日的中午在洛杉矶的一家教堂举行。《时代》周刊记者采访他的那一天,参加会议的有38人,其中只有两名女性。像戒酒无名会和戒毒无名会一样,SAA的会议也遵循严格的、接近教堂礼拜的程序。人们大声朗读SAA的“圣经”。“圣经”讲述了惨痛的个人教训和“性瘾”的共通性,又称“白皮书”。会议进行到大约一半,主持人拿出一个大盘子,向与会者收集捐款,就像教堂向信徒募捐一样。

SAA会议的重点环节是分享个人故事,这也是争相泄心中压抑的欲望的时候。这种与他人分享私密欲望的需要是如此强烈,主持人必须安排一个计时器,规定每人只有3至4分钟的发言时间。梅林科维奇的会议上,即使会议时间在工作日的中午。SAA的会议经常出现极其令人尴尬的时候。有些与会者,一直埋头盯着自己的指甲盖。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记者碰到了一名年近50岁的男子,他说他经常一边对着笔记本电脑一边手淫,次数极其频繁,有一次导致他得了疝气,必须住院治疗。还有一些“性瘾”患者因为他们的恶习失去了配偶和工作。

DNA导致性行为差异

加州马利布的“承诺”康复中心在“病人”入住之前会例行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无论顾客

有多么出名),任何色情物品都会被收缴。中心严格限制接触电脑。顾客还会接到不准手淫的指令,好像他们是教会学校的男生。

一些临床医学专家认为,要求成年人抑制某些基本冲动违反进化心理学。“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康复计划都告诉顾客抑制欲望,根本不考虑顾客恶习背后的动机。”美国心理学协会会员、A To N康复中心医学指导、《性、毒品、赌博和巧克力:克服上瘾工作手册》一书作者托马斯·霍瓦斯这样写道。他建议,是100%戒除还是戒到某种程度应该让“病人”自己选择,“你得到奖赏;你承担后果,当然由你决定。”

不幸的是,科学对于平息这一争论帮不上什么忙,因为科学家对“性瘾”的大脑化学并不了解。一个人的性特征——包括性取向、欲望程度、对浪漫满足的看法——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牵涉到大脑的荷尔蒙系统,大脑额叶奖赏系统和控制情绪的大脑边缘系统。基因调节这些神经通路。这意味着性特征是部分遗传的,但生长环境可以影响这些基因的表达。

“性瘾”患者喜欢将他们的恶习与酗酒、吸毒、暴食之类物质成瘾类比,但科学家才开始揭示两者的关系。去年11月,纽约宾汉姆顿大学公布了对

女子给他打电话。其中一人,他先称她为“16岁女孩”,后来又改成“19岁女孩”。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他将手机的屏幕对着记者,来电显示他给这位打电话的女子取了个不雅的绰号,这个绰号是她最喜欢的体位。这说明,经过几十年的治疗,直到今天,梅林科维奇依然把女性当作性玩物。

“确实如此,”他后来有人说,“如果你有这种病,就会把你人物化。这座城市到处都是美女,满眼是美丽的皮肤、身材。”他说SAA有一条3秒钟原则:你可以打量美人,但时间不能超过3秒,“因为,3秒钟后,你就会开始幻想。”

5年前,梅林科维奇住进了“承诺”康复中心。一次恋爱关系破裂,他又丢掉了给有“性瘾”问题的富有年轻人担任生活教练的月薪1000美元的工作,这之后,梅林科维奇的性欲再度变得不可控制。他说,“这让我意识到,我是在用性行为来医治抑郁。同时,我还认识到,我并不是真的爱那个女人,只是疯狂的性迷恋。”

治“性瘾”的核心问题

也许因为靠近好莱坞,有众多的富有男人和美丽女人可以任



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大谈自己“性瘾”问题的梅林科维奇

181名年轻成年人的研究结果,发现个体DNA的不同可能导致他们性行为的差异。那些有着某个DRD4变异基因的人更可能发生一夜情,更容易对配偶不忠。DRD4基因帮助控制性交时大脑释放多巴胺的多少。对于某些人,多巴胺释放得更多,性交也更令人兴奋。同样地,我们知道,性交可释放内啡肽,也就是阿片受体激活剂。海洛因和其他麻醉药物也能够激活阿片受体。但是,还没有研究证明性交和阿片受体有紧密联系,DRD4基因的研究结果也没有得到验证。

“性瘾”患者把人物化

此外,我们知道,欲望不仅仅与睾丸激素和多巴胺有关。进化赋予了人类繁衍后代的冲动,与此同时,它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确保性欲的持久;我们需要伴侣不仅仅因为激素的作用,更因为情感,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才会情。“痴狂”来形容爱。正因为如此,目前的治疗“性瘾”的手段显得如此贫乏。著名性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雷德·柏林2008年在《北美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一个人能够成功选择无限制抵抗一种强烈欲望的观点是错误的。”

梅林科维奇和记者在洛杉矶待了几个小时后,开始展示他的黑莓手机上收到的短信。在他们吃晚餐的时间里,至少有3名

意满足他们不健康的欲望,“承诺”康复中心目前拥有美国最全面,最富盛名的“性瘾”康复计划。但是,当梅林科维奇入住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是那里唯一的“性瘾”患者,医务人员经验匮乏。这并不令人吃惊;即使现在,多数康复机构依然在探索治疗性欲过度障碍的方法和标准。

它们依然在试图解决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失控的性行为是否该被视为正常性行为的极端版本,或者,这是一种完全与之无关的疾病?这是治疗“性瘾”的核心问题,但现在依然没有答案。和梅林科维奇相处,记者有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众多他的外表所吸引的女人。但当他读着一名年龄足以当他孙女的女孩子短露出淫荡眼神时,他似乎又像一个无药可救的病人。“我是一项正在进展中的工程,”梅林科维奇说,“我依然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适度的性生活。”他说,有一天在观看了莱茵奖典礼时,歌手蕾哈娜吸引了他的欲望,他不得不转到高尔夫球频道。他说,他还试图用他戒除“性瘾”的经验帮助其他人。他说他打算创办一个相关网站,还想写一本书。

没人知道他的这些梦想是否能够实现,更不知道他是否会故态复萌。现在,他试图用简单的行为策略应对冲动。当看到一位美丽女子时,他试图把目光移开,告诉自己,“上帝保佑她和她的美丽。” 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